

避難潮：8,000 名難民如何改變了一座 13,000 人的城市

Dr Alexander Ressos, TEP
Attorney-at-Law (Switzerland), Solicitor (Hong Kong),
Solicitor (England & Wales)

日內瓦作為避難之城的聲譽，建立在兩次新教移民潮之上：一次發生在十六世紀，另一次則在 1685 年《南特敕令》被廢除之後。本文列出主要資料來源就這兩次移民潮給出的數字，指出各來源之間的分歧所在，並梳理這些數字對於後來金融中心之經濟基礎所揭示的內容。

1 關於數字的說明

關於“避難”（Refuge）的每一個數字都是估算，依據的是救濟記錄、人口統計以及後世歷史學家的研究。本文所用的資料來源並不總是一致，因此本文所依據的書中，對這一時期的數字和日期均作待核實處理。下文的每一個數字都註明了給出該數字的機構或作者，以便讀者對不同的估算進行權衡比較。

2 第一次避難潮，1549—1587 年

據《瑞士歷史辭典》（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Suisse，DHS）記載，1549 年至 1587 年間，日內瓦接納了約 8,000 名新教難民。其中約 3,000 人永久定居，DHS 認為這一群體相當於當時人口的 30%。Burlamaqui、Diodati、Micheli 和 Calandrini 等盧卡家族躋身貴族階

避難潮：8,000 名難民如何改變了一座13,000 人的城市

層，而數十名胡格諾派印刷商則使該城成為聖經和詩篇集的出版中心。日後承擔大部分救濟重任的機構此時已經存在：據新教博物館（Musée protestant）記載，由 David de Busanton 創立的法國救濟基金（Bourse française）成立於 1545 年。

3 從南特到楓丹白露

兩次移民潮之間的中斷期，建立在一項法律安排之上。Didier Boisson 在《歐洲數字歷史百科全書》（Encyclopédie d'histoire numérique de l'Europe）中寫道，1598 年 4 月 30 日的《南特敕令》賦予了良心自由和有限的禮拜自由。該敕令包括 93 條一般條款、56 條特別條款以及兩份王室令狀，其中規定設立 150 處安全地。同一作者逐步追溯了該敕令遭到侵蝕的過程。自 1661 年起，路易十四有意對敕令作嚴格解釋和適用。1676 年設立改宗基金之後，總督 Marillac 於 1681 年獲准在普瓦圖部署王家龍騎兵，由此造成約 30,000 人改宗。

1685 年 10 月 18 日的《楓丹白露敕令》廢除了《南特敕令》，下令拆毀新教教堂，同時仍然禁止人們移居國外。法文維基百科關於“避難”的條目指出，被抓獲的出逃男性將被罰作苦役船奴，女性則人身和財產均遭沒收，因此逃亡者只能秘密越境，且常常藉助收費的嚮導。對於留下並在壓力下改宗的人，據新教博物館記載，對移居國外的處罰於 1699 年加重，1713 年再度加重。自 1686 年起，堂區神父便登記新改宗者名單，並向當局報告任何背教行為。

4 出走人數與去向

出走的規模是各資料來源分歧最大之處。Boisson 估計，1680 年至 1715 年間移居國外的新教徒為 150,000 至 180,000 人，前往英格蘭、尼德蘭聯省、日內瓦和若干德意志邦國。法文維基百科的條目則

稱，在王國約 800,000 名新教徒中，約有 200,000 人出走。DHS 以約 150,000 名離開法國的胡格諾派教徒為基數，指出一般估計約有 60,000 人途經瑞士，高峰在 1687 年。其中約 20,000 人在瑞士各州永久定居。

其他國家也在爭奪同一批移民，英文維基百科關於《波茨坦敕令》的條目即表明了這一點。該條目記載，1685 年 10 月 29 日，即廢除《南特敕令》數日之後，勃蘭登堡大選帝侯向胡格諾派教徒提供自由選擇居所、六至十年免除關稅和賦稅、住房以及公民平等待遇。約 20,000 名難民在勃蘭登堡-普魯士定居，這一數字與 DHS 對瑞士永久定居人數的估計相吻合。

5 1687 年承受壓力的日內瓦

對日內瓦而言，負擔主要在於過境而非定居。新教博物館估計，1680 年至 1689 年間該城救助了約 30,000 名難民，1687 年每天抵達的人數高達 350 人。僅在那一年，法國救濟基金就發放了約 10,000 弗羅林。瑞士國家博物館博客 2019 年的一篇文章報道，1687 年 8 月 30 日有 8,000 人抵達，而當時日內瓦僅有 16,000 名居民。

該城是在嚴密監視下接收這些來者的。新教博物館指出，自 1679 年起，法國駐日內瓦代表便向當局施壓，要求驅逐胡格諾派教徒，這解釋了為何共和國協助難民繼續前行，並限制留下的人數。儘管如此，長期的人口影響仍然顯著：據日內瓦州立檔案館（Archives d'État de Genève）統計，約 1725 年該城有居民約 20,000 人，約 1770 年有 25,000 人，另有近 3,000 人居住在郊區和屬地。檔案館將這一增長歸因於《南特敕令》廢除後的法國移民（其估計為 3,000 至 4,000 名難民），以及嬰兒死亡率的下降。

6 從難民到產業與資本

第二次避難潮的經濟回報，可以從紡織業的數字中看出。DHS 記載，法國於 1686 年禁止消費和生產被稱為“印度花布”（indiennes）的印花棉布，這為王國境外的生產者打開了一個巨大的走私市場。到 1710 年，日內瓦已有四家印花布工坊，其中包括 Antoine Fazy 的工坊；到 1720 年代，運營中的工坊達到七家。1759 年法國解除禁令後，日內瓦和納沙泰爾各有約十家此類工廠，僱用至少 2,500 名工人。據同一來源，至十八世紀末，瑞士印花布行業的從業者達 8,000 至 10,000 人。

製表業也呈現出同樣的模式。DHS 指出，自 1550 年起陸續抵達的胡格諾派難民帶來了一個專業精英群體的技藝，尤其是在便攜式計時器方面。同一來源將製表師師傅行會——即規範該行業准入的行會——的設立時間定為 1601 年。這些行業的利潤後來匯成了日內瓦家族投放於外國公債的資本。一種等級分明的法律秩序決定了誰能分享這筆財富：日內瓦州立檔案館指出，本地出生者（natifs），即常住外國人在日內瓦出生的子女，直到 1738 年以後才被允許從事所有行業，且不享有政治權利。

7 啟示

估算存在分歧。關於胡格諾派出走人數的數字，視資料來源和所涵蓋時期的不同，從 150,000 到約 200,000 不等，因此任何單一數字都需註明其來源和時間。

過境多於定居。DHS 估計，途經瑞士的人中約有三分之一留了下來；而日內瓦州立檔案館估計，《南特敕令》廢除後在日內瓦定居的人數為 3,000 至 4,000 人。

救助奠定了經濟基礎。難民的技藝推動了印花布、製表及相關產業的發展，而這些產業的利潤後來為十八世紀日內瓦金融中心提供了資本。

8 資料來源

-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Suisse , “ Réfugiés protestants”、 “Indiennes”及 “Horlogerie” (Fallet, Veyrassat) , hls-dhs-dss.ch (在線條目，未註明日期)。
- Didier Boisson , “L’Édit de Nantes et sa révocation (1598-1685)” , *Encyclopédie d’histoire numérique de l’Europe* , ehne.fr (未註明日期)。
- Musée protestant , “ Le Refuge huguenot en Suisse” 及 “ Les nouveaux convertis” , museeprotestant.org (未註明日期)。
- Musée national suisse , 博客 , “ L’arrivée des huguenots” (2019 年)。
- Wikipédia (fr) , “Refuge (protestantisme)” (未註明日期)。
- Wikipedia (en) , “Edict of Potsdam” (未註明日期)。
- Archives d’État de Genève , “Genève au XVIIIe siècle” , archives-etat-ge.ch (未註明日期)。

僅供一般參考。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，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，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。本文反映截至2026年9月的法律狀況。

網上版本：hk.helveticaregister.com/geneva-refuge-figures